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十六回 論妍媸暢談電氣 談嫖界痛罵官場

且說秋谷聽了春樹問他的說話，嗤的笑了一聲，道：「虧你平時還自命通人，怎麼迷信起稗官野史家的話來，連這點道理都分解不出？你想月下老人有什麼憑據，又有誰人見過？世界上的男女千千萬萬，婚姻配合那裡捉摸得住？都要一個個注起冊來，這月下老人如何有這許多手腳？再說起眾人的公論來，同是一雙眼睛，又同是一付面貌，怎麼妍媸好惡截然不同，這究竟是個什麼緣故呢？也不是什麼偏見，也不是什麼前緣，是男女身體之中各人天生的一股電氣。大凡人的性情面目各有不同，那稟賦的電氣也就不同。合著電氣的，看他就是西子南威；合不著電氣的，看他便是東施嫫母。那電氣又怎的會合呢？將男女二人的電氣比較起來，差不多的性質，所以那電氣熱度高的，便喜歡面有春氣、溫和柔媚的人；電氣熱度低的，便喜歡清潔俏俐、一團秋氣的人：這是男女電氣的大概了。還有那一種男女，初時兩情相愛，電氣原是相合的，後來忽然兩下變心起來，這是各人的電氣慢慢的改了性質。

就如人的氣血一般，也有少年時本來強壯，到中年忽然無故衰疲；也有少年時本是衰頹，到中年忽地變成強壯。氣血既然改變，電氣也自然慢慢的不同。無論什麼醜陋的人，他的身體之中自有他本來的電氣，天下之大，總有同他合著電氣的人，所以齊國無鹽人人唾棄，齊宣王倒反將他立作正宮，這就是合著電氣的證據。齊景公寵幸彌子瑕，初時□分相愛，後來彌子將近中年，景公見之，如有芒刺在背，這就是電氣先後不同的證據。總之，電氣相同，便一顰一笑俱覺生妍；電氣不同，便一舉一動也覺生厭。這是說各人眼界之中，另有一番境界，有時可以為憑，卻又不能一定。在你看這個人是國色天香，笑著別人沒有眼力，焉知別人看他不是個蛇神牛鬼，也在那裡笑你的眼界不高。這又從何說起呢？至於上海的信人聲價，名妓品評，卻不是這般講究，另有一番可笑的情形。大約現在的嫖界，就是今日的官場，第一要講究資格，第二就是講究應酬，那『色藝』兩字竟可以不講的了。資格熬煉得年深月久，聲價一定會高；應酬習學得圓到隨和，生意自然會好。就有一兩個色藝俱佳的人，到了這種昏天黑地的地方，也不得不學些應酬，熬些資格，忍著一肚子的氣，去同那豬狗一般的客人、夜叉一般的同輩勉強周旋，真正屈殺了許多女子。這才是佳人名士，同一傷心。」

秋谷說到此處，早不覺引起他的牢騷來，春樹也默然相對，覺得大有天壤茫茫之感。回頭看金小寶，呆坐在旁，聽著秋谷說的，一字一句都打入自家心裡，想起當年的情景，竟是流下淚來。再聽秋谷說道：「最可恨的是這班瞎眼聾耳的客人，他也不曉得『色藝』兩字是個什麼東西，只看見這個信人聲價高抬，他便道他一定是才貌雙全的名妓，花了大把的銀子去巴結他。那真正有些才貌沒有名氣的信人，他正眼也不去看他一看。你想，還有什麼公論麼？小寶拭淚，向秋谷說道：「二少格閒話一點勿錯，倪剛剛出來格辰光，勿懂啥格應酬，生意末嘸撥，節浪向總歸極煞快。看看別家格信人面孔生得怕煞，生意倒好得野味，碰和吃酒鬧忙得來，格當中啥格道理，倪也解說勿出。直到過仔幾年，生意也慢慢裡好哉，名氣也慢慢裡出哉，到仔故歇辰光大家才曉得上海灘浪有倪格金小寶格名字。倪人未還是從前格人，勿見得換仔一隻面孔，想起倪歸格辰光真真作孽。二少耐想上海灘浪格事體，阿有啥淘成？倪也不過是得過且過，混混哉罷。」秋谷點頭稱是，歎息不已。

春樹道：「你這一番議論，真是絕後空前，未經人道，實在佩服得很。但是信人的難處，你也說得切當不移。你又沒有做過信人，怎麼這般明白？還是有人同你說過的呢？」秋谷微笑道：「我這般的苦口提撕，開你的見解，你反取笑起我來。

我章秋谷歌場酒陣，整整混了五年，難道這點閱歷工夫都沒有，定要像著你們遇事絕不經心、出口便談市語的酒囊飯袋麼？」春樹笑道：「罵得結實。但是如今世上，像我一般的人在在皆是，而且未必如我一般，你何不一個個去尋著他們痛罵，卻單在這裡罵我一人？這就是你的不公之處。」秋谷道：「我原是借你一個罵著眾人，也不是一定罵你。至於那些更不如你的人，是天生的沒有意識、不生氣血的畜生，那就無從罵起了。」春樹道：「你一概罵在裡頭也是情願，但是竟把他們比做畜生，未免過於挖苦。」秋谷道：「我把他們比做禽獸，還把他們的程度看得高了，覺得有些擬不於倫。你想羔羊跪乳、鼯鼠成群，雖是禽獸，也還都有孝義之心。他們這班混帳東西那裡趕得上禽獸，你還嫌我過於挖苦麼？」一席話說得貢春樹咨嗟不已。

秋谷因辛修甫請春樹在西安坊龍蟾珠家吃酒，要他作陪，略歇了一會，便辭了小寶，同春樹到西安坊來。到了院中，辛修甫同了章秋谷等走進房間，龍蟾珠也來應酬了兩聲。春樹看蟾珠淡掃雙眉，輕施朱粉，穿一件素緞夾襖，面目之間頗有清氣，便稱贊了幾句。到得寫起局條，秋谷自然是陳文仙了；要叫春樹去叫書玉，春樹不肯，叫了金小寶。秋谷道：「你這個人，真是得隴望蜀。你還沒有曉得他的脾氣，將來若是被他曉得，必定要鬧出笑話來。」春樹看著秋谷，似信不信的搖頭不語。正值相幫遞上手巾，秋谷也沒工夫再說閒話。

局條去了不多一刻，叫局的相幫未曾回轉，金小寶早已姍姍而來。走進房門，香風已到，那幾步路兒放出全付的身段來，走得□分圓穩。走到春樹背後剛剛立住，覺得有些微微嬌喘的樣兒，一手掠著鬢髮，一手扶著椅背，抬起一對秋波將座上的客人四圍飛了一轉。眾人覺得金小寶這雙俊眼如秋光明，如寶珠閃爍，一顧一盼華采非常。當下小寶笑容滿面，一一招呼，又向秋谷應酬了幾句方才坐下，回頭向著春樹低聲微笑。春樹大喜，待要和他說話時，小寶卻又扭過頭去裝作不知，只低頭斂手的弄手帕子，卻時時飛出眼風暗中關照。合席人的眼光都注在他的身上，暗贊小寶的場面工夫真個是八面張羅，滿場飛舞。秋谷更是擊節歎賞，忽向小寶道：「我同你雖然認識多年，局卻不曾叫過，今天我竟要借光轉一個局，不知你賞光不賞光？」小寶笑道：「二少笑話哉！只怕耐勿肯照應倪晚，阿有啥倪倒勿肯格？」

隨叫跟局的大姐把荳蔻盒子放在秋谷面前，隨向春樹說了一聲：「對勿住！」便坐到秋谷背後來。秋谷同他談談說說，甚是投機。

小寶向來敬重秋谷，況且秋谷的神情意氣身段都比春樹較勝一等，小寶自然愈加親熱。在秋谷意中又另是一個念頭。那一班現在有名的時髦信人，個個都曉得章秋谷的名字，而且待他要好非常，卻並沒有什麼邪念。大抵秋谷聰明絕世，意氣如雲，陳王八斗之才，李泌九仙之骨；又且花叢閱歷已有數年，那班名妓名伶傾慕他的才華，想望他的豐采，大家傳說，到處承迎，秋谷卻只是淡淡的交接，從沒有迷戀過什麼信人，這也就算是他絕大的定力，真是庸中佼佼，鐵中錚錚的了。一言表過不提。

只說秋谷與小寶談了一會，陳文仙也走了進來。春樹暗想：文仙見了小寶定要吃醋，要看秋谷怎樣調停。誰知陳文仙醋意毫無，仍是笑盈盈的打起精神應酬秋谷，秋谷與小寶說得正是鬧熱，不甚理會於他，陳文仙也沒有一毫怒意。春樹暗暗希奇，想秋谷拿人的手段真是利害。正在暗想，仰正等所叫的局已是接踵而來，春樹一個個看時，也有相貌好的，也有相貌平常的，卻沒有□分粗蠢的在裡頭。那些信人看見秋谷、春樹這樣兩個臨風玉樹的少年，未免有情，大家多要飛他兩眼。小寶因堂差甚忙，相幫來催了幾句，秋谷叫他快些前去，小寶尚在俄延，秋谷道：「我們不是曲辮子的客人，你儘管去罷。」小寶一笑，方才辭了秋谷，又向春樹招呼了一聲，斜扶著大姐金妹的肩頭，好似風吹楊柳一般一步步的挨出門去。跨出房門，那眼波正與秋谷打個照面。恰好秋谷眼光一轉，也飛到小寶那邊，同小寶那一對水汪汪的秋波碰了一個針鋒相對。小寶登時紅潮暈頰，似笑非笑的斜睨了秋谷一眼，急急別轉了頭下樓去了。這裡眾人並未留心，不曾看見，只有陳文仙坐在秋谷背後看得分明，忍不住低叫一聲：「好呀！」秋谷急回頭示之以目，文仙會意，微笑不言。

秋谷因要早些回棧，還有分撥的事情，便先起身辭了主人，到陳文仙處坐了一會。文仙知他有事，也不留他，秋谷便回吉升棧來。

到了自己房間門首，只見隔壁一間福字官房已經有了客人，那說話的聲音夾著些婦女的口氣，一口杭州說話，清脆異常。秋谷心癢起來，且不進房，隱在隔壁房間門外，悄悄的在門簾縫裡偷看時，只見房內牀橫頭放著五六隻皮箱，牀上掛著一頂湖色縐紗的

帳子，行裝甚是輝煌。牀上放著一付煙具，明晃晃的點著煙燈，那男人躺在牀上吃煙，看不見他什麼面貌。一個二□五六歲的女子坐在對面牀沿，神情流動，意態鮮妍，眉目清揚，身材纖巧，穿一件楊妃色縐紗緊身夾襖，蜜色縐紗褲子，一雙紅緞弓鞋約有四寸。看著這身打扮，更覺動人，想是臨睡卸妝，所以只穿著這一身小衣服，襯著這酥胸玉腕，粉頸香肩，越顯得態度溫存，丰姿媚媚。秋谷看了一回，覺得這女子風頭甚好，竟和陳文仙差得不多；同蘇州的許寶琴、花雲香比較起來，卻也不相上下。秋谷再要看時，只見那男人坐起來，「撲」的一聲吹滅了煙燈，就走來關門。秋谷恐怕被他看見，急忙縮進自己房中。聽見「呀」的一聲，想是把門關了，秋谷回房，坐在燈下想了一回，也就睡了。

明早□點鐘剛剛打過，秋谷起來，還未洗面，忽見茶房領進一個人來，灰布袍子，天青背心，腳下蹬著黑布快靴，手內拿著一張名片，向秋谷道：「家爺過來奉拜。」秋谷不知是什麼人，接過名片看時，寫著「王保建」三字。正在疑惑，客人已經進來，穿著一件銀灰縐紗夾衫，玄色外國緞馬褂，跨進房來，對著秋谷就是深深一揖。秋谷忙還禮讓坐，家人送上茶來。秋谷問他來歷，方曉得他號叫雲生，安徽人氏，就是間壁房間的客人，是個浙江同知，向在杭州候補，此番同著如君到上海蘇州遊玩，因上海沒有熟人，要結交幾個相識。原來秋谷昨夜窺見的妙人，就是這王雲生的姨太太。秋谷見他語言伶俐，應對圓融，覺得這個人也不甚討厭，便隨口也敷衍了他幾句，送他出來，當時就過去回拜了一趟。王雲生把秋谷□分巴結，秋谷卻只是想著那女人的面貌，要想個法子見他一見，卻又想不出什麼主意來。

次日，王雲生來請秋谷吃酒，在公陽里林桂芬家，秋谷欣然赴席。正是：

酒綠燈紅之夜，別有深情；徵歌選舞之場，忽逢局騙。

下文章秋谷識破仙人跳，張書玉大鬧味菴園，倒脫一靴，兩番騙局，康伯宣帷薄不修，留學生彈打章秋谷，這些情節都在下回交代，此時只好暫停演說，下回再續《九尾龜》的正文。不知王雲生請秋谷赴席，後來究竟如何，請看後集分解。